

七 挽 游 魂

(小戏曲)

· 龙贵荣 ·

时间：粤西深冬的一个下午。

人物：郑理 男，28岁，农民。

若花 女，23岁，理妻。

大妈 女，60岁，理的母亲。

正伯 男，63岁，民间医生，若花的父亲。

布景：山村一个农家，厅堂上一桌两椅。右墙边有一担喷桶。左墙边有凉床。

〔幕启。花烦恼地双手托腮坐在椅子上。〕

〔理喜悦地从厨房上。〕

理 若花，我要到村前菜地去浇水了。白鸽人参汤我已经蒸好了，放在灶炉上温着。妈一趁墟回来你就端给她喝。她老人家越来越虚弱了……

花 虚弱？趁墟赶市能似鹿，快如风。哪一个墟日少得了她？

理 老人家没日没夜地砸草，织席、赶墟，莫不是想挣几个钱，也是为了减轻家庭开支呀！

七 挽 游 魂

(小戏曲)

·龙贵荣·

时间：粤西深冬的一个下午。

人物：郑理 男，28岁，农民。

若花 女，23岁，理妻。

大妈 女，60岁，理的母亲。

正伯 男，63岁，民间医生，若花的父亲。

布景：山村一个农家，厅堂上一桌两椅。右墙边有一担喷桶。左墙边有凉床。

〔幕启。花烦恼地双手托腮坐在椅子上。〕

〔理喜悦地从厨房上。〕

理 若花，我要到村前菜地去浇水了。白鸽人参汤我已经蒸好了，放在灶炉上温着。妈一趁墟回来你就端给她喝。她老人家越来越虚弱了……

花 虚弱？趁墟赶市能似鹿，快如风。哪一个墟日少得了她？

理 老人家没日没夜地砸草，织席，赶墟，莫不是想挣几个钱，也是为了减轻家庭开支呀！

花 减轻家庭开支？——说得真好听！她用自家田里的蒲草织席赚钱归自己，油盐酱醋，人情面皮，日常穿的用的，甚至她前几天发冷发热买药的钱分分都要我们掏。

理 让她自己手上有点钱零花，不向我们要，也是减轻家庭开支嘛。

花 她的钱是自己零花吗？（气忿地）大前个搵日我冷眼看到她，把卖席的钱都给了她的女儿，这还不算，又掏出小布包把一捆钱偷偷交给她。哼，这个家我要分啦！

理 （感慨地）若花，我们不能伤她老人家的的心啊！（唱）

你说要分家，

此话似根针，

出自你的口，

扎痛我的心！

二十五年前父亲患伤寒，

倾家荡产却是越医越沉，

他万分无奈离人世，

撇下我母子三口人，

孤儿寡母，

扫壁无尘；

野菜当粮风中找。

田里作活雨里寻；
白天汗水伴泪水，
黑夜孤灯饮长恨。
天降灾难终有极，
母赐恩情应无限，
艰苦尽头该是福，
儿女长大算有幸。
积谷防饥养儿防老，
怎能开口闭口把家分？

花 (唱)

做老人就应有老人样，
为家计不该有两条心。
她田里干活没有力气，
为女儿挣钱倍加精神。
累病了服药家里掏钱，
她身在曹营心在汉。
这家不分更待何时，
莫非你要三气周公瑾？

理 (唱)

敬老要敬在点子上。

度晚年让她做自由人。

小事若然去计较。

有伤和气失本份。

花 (唱)

她手指拗出你不痛。

她吃里扒外我心疼。

参汤宁可用来喂狗。

狗肥也可看守家门。

只恨这个老不死。

为人做事太可恨。

理 (唱)

你口毒心狠把娘咒。

难道你不怕五雷轰?

(理怒气地上前轻轻打了花一个口鼓。

你。你。你……

不如野兽同家禽!

(花撒泼坐到地上。

花 (唱)

唉也也。你居然敢动手打我。

我要你碎尸万段方解恨!

〔理气冲冲地挑上喷桶出门。〕

〔花坐在地上自个儿耍赖。〕

〔手掩口鼓，大声地叫〕唉哟，痛死我啦！唉哟，痛死我啦！

……〔蓦地〕噢，这可不对呀！如果痛死了，怎么还能大声地叫喊呢？别人不是会说我明明白白地有意装作么？对，我应该大声地叫：“我高兴呀，我高兴呀！”——啊，这也不对头呀！我给人家打了，还说“我高兴呀，我高兴呀！”。

别人岂不是说我是棉胎——好打？是了，我给这个死鬼老公打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陪着笑脸对他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

——啊，这也不好呀！给人打了还说“不要紧”，这岂不是容忍家婆吃里扒外，又不能对老公伸冤，让他任意打骂吗？这样，我就要变成了风箱老鼠——两头受气了！哼，爸妈把我养到23岁，从来也不敢打骂过我，嫁过你郑家却要受你们母子的气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本姑娘未嫁时，在家是千金，呼风就来云；阿妈作牛骑，饭枱当板凳，从来就没有人敢欺负过我。哼，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？（唱）真真可恨。

真真可恨！

家婆吃里扒外，

老公给她护短，

竟敢打我口鼓，

又骂我不怕五雷轰。

气得我手脚冰冷，

浑身打颤。

肺要爆炸

额露青筋。

面色苍白。

怨气难吞！

哼，你要跟我斗气，我就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。

〔花入里间，手摔乐果瓶上，把药水泼在地上，软软绵绵地躺倒，口吐白沫。〕

〔大妈从外门上，见状惊愕；拿起药一看，大惊，急促奔向大门，对外大声呼喊。〕

大妈 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我若花服农药自杀了！……

〔大妈折回花身边，哭泣，作摩抚状。〕

大妈 呀，我怎么办呀？她口吐白沫，头青面冷，全身软绵绵，手脚冻冰冰，药味呛鼻，中毒一定很重了！我怎么办呀？

〔理气急败坏上，大惊，不知所措。〕

理 若花啊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呀？……

大妈 救人要紧，你快去抬凉床过来……

〔理抬过凉床，抱花躺在凉床上。〕

大妈 快跑去叫若花的爸来，他是医生……

〔理匆忙出，与正伯撞个满怀。〕

理 正伯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就是要去赶你来的。

〔正伯见状惊愕一下。〕

正 呀！……

大妈 若花服农药啦，她双目紧闭，口吐白沫，头青面冷，手脚凉冰冰的……

〔正伯镇静过来，察看花的瞳人，细细把过了脉，抹了她几下手掌……然后又拿起药瓶看了看，平静地。〕

正 小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理 〔难过地〕今天下午她提出来要分家，我劝了她一下，她但不听，还居然恶言恶语骂起娘亲来了，我……轻轻地打了一下她的口鼓，她……就……〔后悔地〕唉，我不该……

正 噢……〔正似乎明白几分〕

大妈 〔动怒地〕今天早上我去赶墟，家里还是好好的，都是你这个不争气的小子，惹了若花生气才会搅出这样的大事。看我不打死你这个畜牲才怪呢！

〔大妈从墙角上拿起棍棒追打理，正劝阻，没打着。〕

〔花在凉床上挣扎几下把脚挺得直，理、大妈大惊。〕

大妈 若花，你怎么啦？……你醒醒呀！你醒醒呀！

〔正再次看花瞳人，又切了切脉，似乎胸有成竹。〕

大妈 （急切地）亲家爹，若花怎么啦？

正 （深叹了一口气）呀——！这人不可救药了！不过，责任不在你们，都是她妈把她宠惯啦，从小一直就很任性，所以，就会出现这样的事。

大妈 亲家爹，你要想办法救救若花呀！

正 她吃下的乐果太多，中毒很深，什么药也解不了啦。

大妈 真的不能救了吗？

正 没有什么药可以救她啦。

〔大妈扑到花身上，理捶胸顿足。〕

理 我该死，我该死！

大妈 （悲凄地）呀——！我的若花啊！

（唱）北风吹。

乌云滚。

眼发黑。

头发昏。

天旋地转。

真个是万箭穿心。

我的好媳妇呀，

你怎么能这样心狠？

留给我们千般痛，

装满家庭万分恨！

【大妈一下昏厥过去。理慌忙去扶。

理 真是祸不单行啊！阿爸，你快救救我妈吧……阿妈，你醒醒……

【正给大妈切脉，掏出银针在大妈人中处扎了一针。大妈悠悠醒了过来。

正 小理，你给你妈捋一捋手脚吧。

大妈 （嚎啕大哭）若花呀，你不能这样撇了爸妈，撇下我就去了啊！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啊！我也不要这条老命啦！……

正 小理，你去镇上药店买两小包救心丹和几克人参回来吧。你妈人老了身体又虚弱，经不起精神刺激。

【小理猛想起。

小理 噢！我正蒸有人参汤放在厨房里呢。

正 快去端来给你妈喝，养养元气。

【理进厨房端上参汤，大妈接过放在桌上，又扑向花嚎哭。

大妈 若花呀，你叫我怎么想得开呀！我也不要这条老命了，你等一等，我也跟你一块去吧……

正 （唱）真可叹，实伤心，

她忘了准则枉做人。

赡养父母是美德，

她嫌弃家婆悖人伦；

自寻短见实在可悲，

七魄飘飘成了游魂。

亲家娘啊，世间神医有千千万，

良药难治那不孝人。

自古人死难翻生，

悲极在内会伤身，

尽情哭出你心底话，

凭吊无辜挽游魂。

正 亲家娘呀，你把悲哀憋在心里是会憋坏人的。你有什么心底话就尽哭诉出来吧！小理，你快去镇上药店买回两包救心丹，以防万一。快去快回！

（理下。）

大妈（边哭边唱）

若花啊，

人说我晚年真有福，

娶个媳妇人如玉。

人勤手巧心地好，
为娘心意亦足。
怎知你一时好糊涂，
留给为娘哀哀一支曲。

正 呀，人傻自己轻生，叫人真没有办法。

大妈 （哭唱）媳妇啊！

怪只怪我教子没有方，
为娘给你来陪情。
你二十三岁正年轻，
好比太阳正初升，
夫妻生活甜如蜜，
却使你留下人生不了情！

正 不知自爱，真叫人可惜哪！

大妈 【大妈端过参汤。（哭唱）

媳妇啊，
你口吐白沫好凄凉，
请你把嘴张一张，
家婆给你喂口人参汤，
算是给你送犒粮，
免得阴间做饿鬼，

餓得心慌餓斷腸！

正 女兒啊，人參湯家婆舍不得也，給你做紙紮，你可知道嗎？

〔大媽拿來紙錢一張張地燒。〕

大媽 （哭唱）

媳婦啊！

為娘給你燒寶紙，

張張薄紙寄厚意。

你在陰府要買張夢思床，

免得長期睡地惹濕氣；

日後錢糧如緊手，

千萬要托夢給娘知！

正 女兒啊，家婆為你設想得這樣周到，你在地下可有知嗎？

〔大媽拿來鏡子、花雨傘。〕

大媽 （哭唱）

媳婦啊。

為娘送你一面鏡，

照前照後心明亮，

做鬼勿做促鬼。

自尋煩惱會苦斷腸，

陰曹過事你要想得開。

风物要长宜放眼量！

女儿啊，做人要有人道，做鬼也要有鬼道。你可听到吗？

大妈（哭唱）

媳妇啊，

这里有把花雨伞，

为娘给你作送行，

有风有雨就遮风雨，

无风无雨就遮五更寒，

晴天用来遮烈日，

舒舒服服过鬼门关。

女儿啊，你死了，家婆的心还痒痒挂着哩！

〔大妈掏出金耳环，

妈（哭唱）

媳妇啊，

你如今两眼珠泪涌，

为娘深知欠下你情一份。

一年来我日夜把席织，

千辛万苦 攒积下六百文；

肚饿口渴经食店过，

我吞口水舍不得花一分。

媳妇啊，

我委托女儿打了对金耳环，

只可叹金来人去你不能重生，

我只好对着苍天哭又喊，

换回你七魄同三魂，

亲手给你戴上金耳圈，

聊表为娘一寸心！

（大妈头晕目眩，瘫下地上。

正 女儿啊，家婆简直把你当成心肝宝贝啦你知道吗？

（花感动地从凉床上一跃而起。

花 娘亲，我，我真对不起你呀！

（正意料之中，微微点头。

大妈 （朦朦胧胧，唱）

若花啊，人间地府两相隔，

婆媳是不是梦中两相亲？

（花上前扶起大妈。

（埋上，初愕然，转而惊喜。

（正试忖地微笑。

花 （羞愧地）娘亲，我真对不起你呀！

（唱）我一不该装假服假药。

我二不该口含牙膏作白波喷，
我三不该作死相威胁，
我四不该嫌弃老人要把家分，
我五不该骂娘老不死，
我六不该丢了传统美德忘人伦，
变得徒有这花枝俏，
成为行尸走肉缺灵魂！
娘亲啊，你宽厚仁慈明事理，
只有媳妇糊里糊涂是梦中人。
廉颇负荆尚得饶恕，
我往后伏侍婆婆要殷勤！

大妈 （唱）若花啊，你千万不要难过，
为娘知道你一片心，
青山再高有个顶，
婆媳情谊似海深，
家庭和睦人欢喜，
全家同庆乐天伦！

正 （欢乐地）哈，哈，哈！……

（唱）心病还得心药治，
解铃还须系铃人。

可喜女儿变聪明，

家庭暖和似三春。

女儿通情最可贵，

胜似天公落金银！

〔理如梦初醒，喜出望外地，上前抱花。〕

理 若花，你怎么复活过来了？！

花 是亲娘用真诚的眼泪七换游魂，把我呼唤回来的！

理 请你原谅！（歉意地）我不该打你的口鼓。

花 是我错了，不能怪你。

大妈 人说我晚年有福，我真是有福啊！我福在你找有孝顺的儿媳呀！

理 （唱）人说若花胜鲜花，

我说若花远赛画中人。

画里人儿只有外形美，

若花人美美在心。

愿颇次过人传颂。

今后我要破婆子如嘉宾！

合：（乐欢地）哈，哈，哈！……

〔幕徐下〕